

# 蘭州四年(上)

劉 本 欽

## 軍委會蘭州特訓班雜憶

### 由重慶到蘭州任教

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下旬，重慶還在盛夏季節，我隨廖華平先生乘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機飛蘭州任訓導工作。第一次乘飛機，心情既興奮，又緊張。並以好奇的眼光，從進入重慶珊瑚壩機場起，即投射到每件人與物上，同機的有前往履新的甘肅省政府保安處長吉章簡將軍，他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先進同志，軍校二期的老大哥（現任國大代表），其他都不認識。進入機艙，縮手縮腳的剛坐上了座位，便馬上向窗外眺望，那種侷促不安的樣子，至今想來，真是多麼可笑。

飛機起飛了，駕駛員的技術頗好，最初一段時間，相當平穩，約經兩個小時，越過川北邊境，經陝西秦嶺，過六盤山，這一段航程，頗不好受。途中氣流昇降，差度很大。飛機時起時落，震動得相當厲害。每當機身上昇時，感覺相當舒服。但當急劇下降時，則有迫促不適，呼吸困難之感，轉首望窗外，有時雲層在下，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見陸地；有時穿入雲層中，四顧茫茫，更不知身在何處；有時鑽出雲層，陽光出現，一縷縷雲烟，閃過機旁，可以看見下面的崇山峻嶺，六盤山頂上，積雪皚皚，煞是壯觀。自上午十時起飛，大約下午四時左右，飛抵蘭州機場，一出機門，便是一陣冷風，使人打了一個寒顫，西北高原，中午相當熱，下午日將落時，便有涼風，暑天夜晚，猶需薄被，「早晚皮襖午穿紗，懷抱火爐吃西瓜」，便是西北生活的第一個寫照。

經過必要的檢查手續，趁軍委會蘭州特訓班迎接的汽車進入蘭州城垣，沿途汽車過處，即捲起了一股濃密的黃土，有如長龍一般，拖在汽車的後面，變成一條黃色濃烟的大尾巴，西北風沙的驚人，可以想見。而當時國內公路的狀況，全都如此，沒有一條像現在台灣一樣的柏油路面，西北黃土地帶，碎石難求，只好任由黃土担負重任，公路如此，城內的街道亦然；晴天路面的鬆浮土，可能有半尺深；雨天泥濘，深可沒脛。致有「晴天似香爐，雨天似醬缸」之稱。故當時

蘭州市面上的黃包車（還沒有三輪車，更談不上計程車）的車輪特別大，車伕都穿着長統膠靴；另外最普遍的鐵輪馬車，也是輪子特別大，以適應這特殊的狀況，於是又有「車小輪大」的說法。這是進入蘭州市對交通狀況的第一個印象。也是西北生活的第二個寫照。（以後開關馬路，市區狀況，已大有改進。）

進入班中，放下行李，隨廖先生晉謁班副主任王孔安先生，（現在台任國大代表，與我常相過從），並與大隊長楊清植先生，教務處長黃佑先生及總務處長張樹勛先生等見面。當時班內有三個中隊和一個女生區隊的編制，派我任第三中隊政治指導員，第一中隊政指為臨訓班我們的教官傅有權先生，第二中隊政指為黃粹柏先生，均分別拜訪見面，然後回到我的中隊政指房中休息。

### 西北高原窮山惡水

蘭訓班（後改為中央警官學校特警班）位於

蘭州城北靠近黃河邊上，座東向西，門口就是一條大馬路直達河邊，有名的黃河三大鐵橋之一——鎮遠橋。接通對岸的白塔山麓，然後西轉直通玉門關到新疆。初到西北，不知黃河的情況，雖然白天乘坐一天的飛機，已經相當勞頓，晚間正有睡意時，却聞黃河急浪拍岸，吼聲如雷，使人驚疑不定，甚難入睡，默念木蘭詞中的「黃河流水鳴潺潺」句，覺得相去甚遠，再想木蘭「暮宿黑水頭」，指的可能是寧夏河套一帶黃河流行平穩地區，蘭州乃至甘肅境內，可沒有那樣的風光了。以後在同事手中抄得「蘭州七筆勾」的第一首如下，更可體念西北舊時風光的一般，時代進步，交通發達，現在除人文建設，可能改觀以外其餘天候、地形、風向、節令，仍然大同小異：

「萬里遨遊，百二雄關天盡頭，山窮兀而陡，水惡聲似吼，一陣狂風，那辨昏和晝。四月柳條抽，花無錦繡。因此上把山青水秀一筆勾。」

到班第二天，拜見了第三中隊長李少校，下午集合全隊學生給我介紹，女生區隊也併在本中隊成為第四區隊，區隊長鄧玉祥女士，綏遠人（來台後考入師大，歷任教職，長景美女高多年，六十七年七月，調長台北市省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），率全體女生也在座。當自我介紹我的姓名，並把它寫在黑板上時，全體女生都笑了，並竊竊私語，以奇異的眼光，注視着我。我當時不知究理，以為她們笑我太年輕，或者太矮，或者我說錯了什麼話，種種疑問，在我腦海中盤桓一陣，我發覺她們並無惡意，也沒有輕蔑的神態，

當時自覺好像有些臉紅，過一會也就鎮定下來，介紹完畢，同學們解散後，只見女生們一擁而出，圍着一位女生，問長問短，笑謔不已。而且不時對我指手劃腳，我雖有些尷尬，但總還能沉着鎮定，很快就離開教室，回到自己房中，獨自反省檢討，希望理出一個頭緒來，結果仍然是一片空白，得不到適當的答案。

### 借名報考錯點鴛鴦

當天晚上，女生區隊長來訪，我們寒暄片刻後，她即開門見山的問我：

「指導員府上是四川嗎？」

「是的」我答。

「尊章是眞名還是化名？」她問：

「是眞名」我答。

她問：「尊夫人現在何處？」

我笑答：「很慚愧，我尚未結婚。」

「那麼已有女朋友了？」她緊接着追問：

「也沒有」我有些靦腆的作答。「但我已訂婚，未婚妻在家鄉。」

「你認識一位叫秦琇鍾的嗎？」她問：

「不認識」我答。

「指導員不要客氣罷！好像你的女朋友不在天邊，就在眼前，是嗎？」她把話導入了正題。

我這時有些茫然，笑問道：「區隊長的意思是……」

她笑道：「你是眞的不知道，還是對我說笑話？」

「的確是眞話。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，可以用事實來證明。我現在確實有些迷糊了。今天下午在教室介紹時的場面，我也是如在霧中，這務請區隊長明告！」我坦誠的回答。

這時鄧區隊長才把事情的眞像說出來：女生區隊有一位女生名叫秦琇鍾，四川人，她有一位男友，也是四川人，時常從川北某地來信，對秦同學頗為傾倒，追求甚急，秦同學對他的觀感也不壞，時常有信回他，他（她）們來往的信件，都經過檢查，已知男方的姓名與指導員完全一樣，一字不差，女生中大都已知道這件事。今天下午在教室介紹時，她們以為是秦琇鍾的男朋友來了，所以不約而同的發出驚異的笑聲，現在和指導員談過後好像不是你了。天下竟有這樣同名同姓的事，真是巧得很。她告辭出去後，這事一直盤旋在我腦海中，蘊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。不過，在一週後，我已得到了答案：秦琇鍾的男友「是我而又非我」。

原來我在省立成都高中二年級時，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發動學生從軍，二年級即可由學校保送，但要成績、操行以及體格都在甲等以上，我會向學校報名要求保送，我前兩者，都合條件，唯有體格一項，因有疝氣而列為乙等，致不合格，正在失望懊惱中，忽有一位同學介紹他的一位親戚，在省立第一中學念書，體格甲等，可惜成績、操行不合，希望能借用我的姓名，連同成績，轉借給他，以便能達到他從軍報國的志願。當時抗戰初起，軍中需要幹部甚急，從軍報國，已成

一股熱潮，只要學生願去，學校一定設法成全，而中央軍校在這種情勢之下，也放寬了尺度和審核的程序，我自然樂於相助，但一切手續，要他倆設法向本校和軍校去疏通，一切後果由他們承當。事情真巧，他們公然把這件事辦成了。於是那位省一中的同學，便以我的姓名，進入了成都分校，畢業後分發川軍部隊服務，計算起來，正好與我離校出川，回渝調蘭的時間相吻合。所以秦瑋鍾的男友「是我又非我」。天下的事竟有如此巧合的呀！

### 饅頭大蒜每餐必備

接着上飯廳，又使我增加了不少困擾，我們長江流域的人，是以米食為主，不習慣吃麵食，尤其是饅頭大蒜。班中却是餐餐吃饅頭，每個人自帶了幾瓣生大蒜，每一開動，學生們動作迅速，一個饅頭一分爲二，兩口就吞下了肚，一瓣一瓣的生大蒜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却是左手三個指頭捏着饅頭，右手用筷子夾下一片饅頭，送入口中，再來一夾菜，共同咀嚼，慢慢的吞下後，再送第二口。待我一個饅頭還未吃完，學生早已吃完了，等待口令解散。我不好意思落後，只得趕快把剩餘部份塞入口中，吃一個饅頭，好像就已飽了。等解散不到一小時，却又餓了，這樣的生沽，直到半年以後，才慢慢的習慣過來。一年以後，我每餐可以吃到四至五個大饅頭，更習慣吃生大蒜了。以後行軍，打野外，取用溪流或野泉時，先放幾個大蒜，然後飲用，保證不會壞肚子。就這樣，展開了我的指導員的工作，三個月

後，第一隊指導員傅有權先生調渝，我又奉令兼任第一隊指導員，一直兼任了兩期。

西北的夏天，天高氣爽，清涼宜人。但剛到九月，西北風起，便馬上冷了起來，高山之巔，或山陰部份，已開始下雪，十月以後，十一、十二、元、二、三月，是經常下雪的天氣，入晚天寒地凍，令人難受。一般民間，室內多築有土炕，炕空有口開於壁外，以煤、柴、草，或馬糞作燃料，使室內炕上保持溫暖，全家男女老少，同睡於炕上。講究者可以分隔，一般平民，多係通舖，不以爲奇。我們班中沒有土炕，官員室內，多用火爐，以煤、炭作燃料，以洋鐵皮管通於室外，排出煤煙。室外操作，則經常在風雪下進行。每晨升旗典禮，整隊站立雪中，大雪紛紛滿頭皆白，隨後晨操，這時已手凍足僵，我有時隨着學生在操場上跑步；或與同事，爬上城牆，沿着牆面跑步，待全身發熱出汗時，才回房休息早餐。天冷季節，官、生、士兵，都發有棉製軍裝，和毛衣毛褲，我最怕冷，再加上毛皮靴和皮手套，才勉強禦寒，每年手脚都長着凍瘡，有時步履維艱，幸虧還未到潰瘍的程度。

### 黃河結冰康莊大道

到了隆冬天氣，屋頂山上，到處積雪，黃河上先是冰塊凝結，隨流衝撞，逐漸淤積，愈多愈厚，終至河面鋪滿冰塊，正式封凍。只見平時水流湍急，聲若雷吼的黃色河流，一變而爲一條平坦寬闊白茫茫的康莊大道，不見河水流動，不聞河水嘶吼，本地人有經驗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踏冰

過河，不再用那羊皮筏子了。甚至什麼時候，可以由驟馬拖着鐵輪大車，滿裝滿載在冰上來去。自然汽車也可在冰上開行了。據聞封凍期間，結冰厚度，可達十餘公尺，其堅硬程度可知。另外在結冰較薄部份，尤其如上游青海源一帶，沿河居民，常於夜間，將冰穿鑿一個圓洞，下及河水，冰上插一火炬，不久河中大大小小的魚類，向著火光，不住的往上跳出，瞬即僵臥冰上，居民次晨把牠收集起來，用碎冰澆水把每條魚包裹起來，變成一條條的冰魚，向市面上發售，此魚不用冰箱冷藏，就把牠掛在廚房裏，可以保持月餘不壞。因爲多係湟源出產的鯉魚，所以又有稱爲冰凍鯉魚的。我們冬天早晚散步黃河邊，也間有此發現，頗有情趣。

次年四月，才是春風解凍，柳條新抽不下雪了，西北終年甚少雨水，全靠冬季積雪融化來滋潤土壤，或儲積土井中，以作飲用。西北地區尤其遠離黃河的山區，對於飲水甚感困難，因爲地下水甚難抽取，往往鑽下一兩千公尺，尙難找到水源。黃河近岸的飲用水源，就直接來自河中，我們班中將近千人的用水，全是伙伙每天用水桶從河中挑取，然後過濾澄清使用。鄉間就困難得很。往往一口水井，民間常把牠當着財富論。一戶人家的水井的多少或有無，可以衡量這戶人家的貧富。因爲要掘一口井，也的確不簡單：常是先選擇一處低窪地區，把牠挖掘或鑽鑿至數十公尺的深度，然後從四面八方開成無數的溝，使各種不同的雨水或溶雪，集中流入此井中，大約需時一年，才可把井水積滿，於是把井封閉起來，

甚至用鎖鎖住，再過一年，才可取用。用的時限，很難確定，少者一年，多者數年至十餘年，井水枯竭，又得重新開溝引水匯積。可見井水之珍貴。有些地方，水質帶鹹，我從西安率領第五期學生徒步行軍回蘭州，在一處休息時，就是喝的鹹水泡茶，那種滋味，真不好受。

### 生活清苦自有情趣

寒來暑往，春去秋來，一晃眼四年過去，班副主任王孔安先生先於民國三十年因病請假去四川青城山上休養，由大隊長楊清植先生繼任；旋楊調渝，由廖華平先生接充；廖又調渝，再由胡國振先生接任；至三十二年第四期學生畢業，我奉派赴西安招生返班後，由戴雨農先生於主持畢業典禮期中，批准保送我至成都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後，始離班返渝，先後在蘭訓班服務四年。其間值得記述事項如下：

訓練工作，相當清苦。尤其抗戰期間，軍人待遇菲薄，我們班的名義，雖是警官，實際是軍委會的編制，係屬軍人，基本上還不如公務人員，何況我們又比正式的軍人還差。而班中訓練主旨之一，在養成學生刻苦耐勞，簡單樸素的生活習慣，於是就更加清苦了。平日伙食，不過辣椒和饅頭，大蒜和麵湯，祇够充饑，談不上營養。好在一般多係年輕人，操課鍛鍊，精神勝過物質，雖不以爲意，但其艱苦可知，比起今天在台的三軍官校和警官學校學生的伙食，注重營養，鷄鴨魚肉不缺，相去何只霄壤？

我兼兩隊指導員，平日指導各種課外活動，

實在相當忙碌。其中尤以同樂晚會的安排指導，更是煞費周章，諸凡節目的編訂；演員的挑選；服裝道具的借用製作；台詞動作的背誦演練；燈光、效果的準備；佈景化裝的安排。還有會場的佈置清理，來賓的敦請，接待等等，都要細心的策劃，逐一的檢查。同時演、職人員，都是從學生中選派，學生平日要出操上課，第一關就得與隊職官溝通觀念，在準備、演練期間，准免有關操課。可是多數隊職官，都是與指導員的立場對立，討厭學生課外活動過多，影響操課，因此又必須要下一番功夫，打通隊職官的思想，從私人情感方面去結納，使他與我合作，這樣才不會橫被牽制和干擾。另外，晚會節目的編湊，也不容易，在節目不足時，我還得替他湊上一角。因我於中學時代，喜彈風琴。那時鋼琴在大陸上，還是天之驕子，寥若晨星，班中、市面，僅有風琴，有好幾次節目編排困難，我和幾位學生，湊演幾齣琴弦合奏，有胡琴、南胡、洞簫、洋琴、風琴、口琴等，合奏「小桃紅」、「梅花三弄」、「昭君出關」等國樂名曲，我彈風琴，演出效果還不錯，博得不少掌聲。可惜迄今已逾三十年不彈此調矣，誠不勝今昔之感。

### 唯一園林馳馬為樂

蘭州城南關外約一里許，於漫天黃土中，獨有林木之區，綠蔭夾道，樹木成林，夏日市民，率多漫步遊歇其間，是爲「中山林」，範圍不大，却顯清幽，星期假日，於班中操課繁忙之餘，漫步中山林，實爲一大享受。因當時蘭州娛樂場

所甚少，一所電影院，非常落後，不願前往；親友不多，無處聊天；能在此間休閒一番，亦屬愜意之事。冬天，班中養馬六匹，由一馬術教官馬中校負責管理訓練，我突然對此發生極大興趣，誠意向他學習，他看我不失爲可教之材，欣然答應，每晨約我同往學騎，起初胆怯，不出數伍，即被摔下，我却備有一股牛脾氣，不怕摔，摔下了，再爬上去，第二天就可跟着馬教官同行。

但這只是平時狀態，各馬在安靜的氣氛下，散步前行，尚無異狀，突於第四天週日的早晨，副主任胡國振先生約同幾位長官同來騎馬，我也夾在當中，走上林中大道，胡副主任猛然加鞭突出，一馬領先，向前馳去，餘馬隨後跟進，競奔向前，誰也不願落後，我的坐騎，自然不甘示弱，也奮勇前奔，不聽招呼，這下我可慘了，一個剛才學騎的生手，怎樣和他們一些久經戰陣的老將競騎？跑出約一百公尺，坐馬突然受驚往右縱去，我一時控制不住，被摔下馬來，幸虧道旁都是三尺多深的積雪，我摔落雪中，一點也沒受傷。原來左面有一塊黑色大石，直立路旁，儼若怪獸，我的坐馬，對那「怪獸」，有所恐懼，於經過時受驚側縱，把我摔下來了。由於我不服輸的優勁兒，摔下來再爬上去，加鞭跟上前騎，數圈跑下來，胆子大了，對御馬也有了一點經驗，從此天天早上練習，從小跑到大跑，然後回到小跑，三個月下來，我的馬術，據馬教官誇稱，還算不錯了。我記得有好幾次，我和幾位同事，於星期天早上，同騎往郊外奔馳，人馬合一成一直線，算是達到了高峯。又可惜離開西北後，迄無騎馬機會

，髒肉猶有復生之感。

學馬有成，就喜歡往遠處跑了。城北過黃河鐵橋，循甘新大道西北行，約十里處，名十里鋪，有棗林甚密，盛產紅棗，價廉物美，法幣二元，可買五升，約合十市斤。我們常於馳騁之餘，抵達叢林中，一面遛馬，一面買棗，棗主新從樹上，把棗採下，等棗採好，馬也遛得差不多了。然後攜棗策馬還班，把棗洗過，用大碗盛滿，放在廚房饅頭大蒸籠中，待饅頭蒸熟時，棗也蒸好了，然後取食，味極甘美，其營養價值甚高，能增強體力，提振精神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增加體溫，增進食慾。我們平日伙食不好，紅棗却對我們增加了不少營養。

### 城牆堅厚多種用途

中日戰爭末期，日本軍閥窮兇極惡，他們以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為敵，明知已成強弩之末，猶圖作困獸之鬥，對我西南和西北內陸大後方，濫施轟炸，以作最後掙扎。蘭州曾經多次被炸，防空當局，衡量地形、地質，除往郊外疏散，往山區隱蔽外，發現城牆既高且厚，外層係堅實厚大的燒磚，用石灰加糯米粘聯凝結，有如現在的水泥一般，內部及底層，則係堅實的粘土，強韌耐力特大，於是紛紛沿各城牆內沿，以適當的距離、高度和深度，掘成不少的防空洞，平時儲藏重要公文物質，臨時可作緊急避難之用。蘭州如此，西安亦然，我於三十二年赴西安招生時，就曾在那裏城牆防空洞內躲過警報，避過轟炸。蘭訓班班址，在城北黃河邊，跨城牆內外兩部份，牆外為班本部——大禮堂、辦公室、飯廳和部份小

教室、醫務室和職員宿舍；城內為大操場、各隊教室、廚房、學生宿舍、馬廄、浴室、衛生間和其他附屬設備等。正好把城牆作為天然的防空洞。而牆上平坦寬闊，把牠清理整潔，又可作為農間教職員散步、運動的好地方。我經常與一二同事在城牆上跑步，甚感興趣，這對我身體的鍛鍊，有很大的裨益，直到我學習騎馬以前，將近兩年的時間，都經常作此運動。現在我已年逾花甲，猶能每晨散步爬上圓山之頂，一鼓作氣，來回無間，可能與那時的紮根工作有關。

一年一度的學生畢業典禮，在班中是一件大事。班主任戴雨農先生對於各訓練班的結業，至為重視，不管公務如何忙碌，都要親自前往主持。而戴先生又是極愛面子的人，畢業典禮中，必然邀請當地的軍政有關首長前來觀禮，因此對於班中環境的整理，教室禮堂的佈置，亭園的美化，清潔的保持，和學生精神的訓練，儀容的煥發，成績的展覽，壁報的出刊，晚會的演出，以及保防的檢查，安全的維護等等，都必須作詳盡而精細的策劃與準備，這一工作，通常在典禮前三個月，就開始籌備。為求事權統一，全面推動，

每期結業，都組織「第△期學生畢業典禮籌備委員會」，由班副主任兼主任委員，大隊長、教務、政訓、總務處長為副主任委員另設一總幹事負責實際責任。我的命苦，這一繁重而吃力的任務，每期都落到我頭上，我當時年輕，好勝，勇於負責，既不能推，就只好全力以赴，除本身業務外，公餘即督導、聯繫，推動準備有關工作，最頭痛的是執行人員，絕大多數要利用學生，他（她

）們都有自己的操課，對上項課外活動，往往心餘力絀。如果碰上一二不識大體的隊職官，更多干擾與掣肘。而班中經費有限，若干器材物品，都必須外借或自行製作，因此學生常須兼充泥水工、木工、成衣工、園工、美術工、電工等技術人才，可是他們却無此專長，只是熱忱模仿而已，常常事倍工半，費力大而成就小。因此「開夜車」是常有的事。記得我有兩次畢業典禮，第一次於典禮前一週內，僅睡了四個鐘頭；第二次於典禮前六天內僅睡了八個小時。晝夜督導趕工，差強人意。並於典禮後把全部經過及有關資料，彙輯成冊作為以後辦理的參考。三個月的辛勞，可以給後任者省却不少摸索的麻煩，而留作寶貴的紀念。典禮完畢，戴先生離去後，我往往大睡三天，才把精神恢復過來。

有一次畢業典禮中，對於環境的佈置與美化，下了一番功夫；那是一個隆冬天氣，山上積雪皚皚，班中樹葉盡脫，遶勁杈桠，盡屬肅殺氣象，誰也沒有想到，在此情況下，戴先生於典禮前三天，曾經多次巡視環境，景物依舊，突於典禮當天的早晨，班中亭園中，盡是紅花綠葉，襯托在四週發光的白雪中，冬樹新裝，構成一幅美麗的江南與北國混合風光，別有一番情趣。戴先生固然感到驚奇，來賓們更讚不絕口，原來頭一天晚上，動員了兩百名學生，使用了各種工具，把所有的冬樹上，都裝飾了青枝綠葉，並點綴着各色的花朵，於一晚間改變了西北的氣候和自然環境。這一創意之作，事後獲得了戴先生的嘉許與獎勵。

（未完待續）